



2015年4月12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乐

东江晚报

寂静的乡村

■文/张红霞

我开着车沿水泥路穿行过村庄,窗外的景物熟悉中透着陌生。

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然而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。

一条约两车道宽的洁净水泥路取代了颠簸不平的石子路,各种乡间的花树,蓬蓬勃勃,有些枝丫调皮地拂过车顶。稍远处伫立着一幢幢二层的白泥或灰泥小楼,玻璃封起的阳台、不锈钢铁门、彩色瓷砖墙壁和“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”这样充满乡意的大红对联。这个现代化的乡村,干净、整洁、富裕、悠闲,也寂静。

记忆中的乡村是一个声音的世界。鸡鸭声、狗吠声、猪仔的哼哼声,牛吃草后发出一两声悠长的哞哞声,浆洗衣服时河水的哗哗声,小孩们玩耍的呼朋引伴声,左邻右舍闲谈笑语声,高高低低,粗粗细细,像一只管弦乐队每天重复演奏自然的乐曲。如果你耳力足够清明,你还可以听到夏天里稻谷拔节生长,芝麻在烈日下“波”的一声爆开,秋天枣树上熟透的枣子突然就“啪”的掉在地上。

有两个时节是乡村声音特别丰富的时候。

农忙了,镰刀割稻时的刷刷声,小型收割机发出的突突声,人们边割边发出的爽朗笑声,谈论谁家收成好坏的争执声,农忙时的乡村,忙碌总是和喧闹在一起。一声“饭好了,回来吧”,不用说谁在喊,也不用说在喊谁,该回家的,在田角放下劳动工具,回一声“哦,来啦”,拍拍身上的灰就回去,早回下午早开工。农忙不是一天两天,一个收割季大概要有十天。白天是热闹的收割景象,晚上,在大场上,先收割

的干些的稻子,已经被捆扎成小垛,一家家的堆放在场上等着脱粒。你家,我家,大家手不闲着,嘴也不闲着。脱粒机轰轰作响,甩稻声此起彼伏,所以人说话的声音就得特别大,大家吼着喊着,大嗓门说着家长里短,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。这些笑声,把一天的疲乏去了大半。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全都聚在大场上玩闹,躲进稻堆,你推我搡,被稻子戳的身上痒痒的,“哎呀”一声跳出来,也有把稻子弄得乱七八糟,还有的弄倒了稻垛,那就免不了要被骂几声“死小子”或“讨债鬼”。那时,只有夜深了,寂静才属于乡村。

过年时候的乡村声音又多了喜悦。腊八一过,我妈就把家里要晒要洗的东西搜罗出来。二十几户人家共用的大池塘边青石板上,挤满了妇女。话题是永远也说不完的。蒸馒头、包子的前几天,会先听到杀猪的声音。等猪肉准备好,要好的几家就相继定好蒸馒头的日子,我先帮你家,你再帮我。不用说,蒸馒头的那天,几家聚在一起,唧唧喳喳,那热闹劲就像蒸笼上的热气,越升越高。除夕的烟花爆竹,在乡村的夜空绽放,那自然一家比一家响,孩子的笑声,也一个比一个欢腾。

这些喧腾的声音,似乎都成了绝版的记忆。我所出生的乡村,土地承包种植,每户按人口领粮,农机耕作基本取代人力耕作,农忙已经不再出现。乡村的家有了自来水、抽水马桶、有线电视、洗衣机,甚至也有了网络,买了汽车,家门前种起了桂花树,那种池塘边集体洗衣、大树下一起闲聊的场景不复再见。

沸腾的人声在乡村似乎消失了,即使在过年。村里有好几

户人家已经在城里买了房,在新居过年了,门户冷清。还有好几户,像我家这样,子女读书工作在外,平时不再回家,家里围起了院子,和邻居家只能高墙相望。过年即使回家了,也只能作短暂的停留,匆匆回,匆匆走。乡村的孩子,也不再成群结队,吃着糖果玩着鞭炮满村乱跑,他们像城里孩子一样,上网或玩手机。

当然变化的不只是他们。以前读书时候,我每一次步行或骑自行车归来,从村口到家要和很多爷奶叔伯热情地打招呼,一路上被熟悉的声音包裹着,有回家的亲切。而现在,我开着车,寂静地穿行过村庄,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,在车里向他们微微致意,他们看没看到,我也不太关心。

真正的农民,停留在我的父辈。而我们,远离了土地,远离了耕作,也就远离了乡村。我们或许还在怀念乡村,却不会拒绝现代文明;我们有时仍在依恋过去,却不愿生活重演,世事再来。因为这乡村的寂静中,已经写下了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变化、人事的变迁和时间的烙印。

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王维的这两句诗似乎正是如今乡村寂静生活的美丽写照。只是希望这种寂静生活不要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无奈产物:人们向日益繁华的城镇涌去,只留下寂静的乡村和看守家园的老人一天天走向荒凉,走向寂寞,走向虚无。



溇湖农场不能消失的守望

■文/图 晓春



一段被摒弃的青春,此刻正蜷缩于溇湖东北岸某段干涸的河沟旁黯然神伤。

时针指向2015年2月23日午后2时,农历正月初五。

此刻,我就站在这里,木木地站在溇湖农场一片破残的春日之中,目睹脚下这一块块坎坷之地,目睹眼前所有的荒芜与寂寥,目睹残墙与断壁,茫然四顾,怅惘不已。

唐代诗人贺知章一千多年前在家乡浙江萧山一个叫做湘湖的地方,用剪刀似的二月春风,裁出细叶般万千碧绿丝绦,让一把诗的剪刀充满了柔情蜜意,而在今天这个阳光躲躲闪闪的日子里,我却被溇湖吹过来正月里的春风扎出一脸的生疼,此时此刻,我丝毫感受不到春的气息,心绪涨满荒凉。

1973年5月的春天里,数百个来自宜兴县的知青汇集于此,农场以溇湖般博大的胸襟收留下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。5年后,知青们陆续离开这里,开始生命的另一次远行。多年来,我顽固地关注着溇湖农场的一切信息,并且隐约知晓这里已渐成衰败之地。

但眼前的一切竟给我超出预期的震颤。

此刻,瑟瑟寒风中,毫无生气的广阔水面,冰冷地躲在横亘的一道铁栅栏后面,沉浸于死水微澜般静默中,这片曾经由我们为辛勤耕耘的沃土良田,如今却再遭淹没。

我们的青春岁月也已被无情淹没,淹没得无影无踪,消失得干净彻底。

当然很想去三队,去寻觅我的住所,我的竹床,我的铁锹,我的琴声……但我被生硬的铁栏、冰冷的水面挡住去路,我能做的,唯有远远眺去寻找那梦回萦绕的心灵所在。

我只能重新站回那块已幸存四十多年的水泥球场,这曾经聚集过农场所有知青兄弟姐妹们辛勤劳作与精神欢乐的地方。但见阴冷的天空,在一旁焚毁已久的粮仓之上,覆盖一片憔悴,投下一片苍凉。

我突然意识到,眼前尚存的这一切也许会很快消失,虽然它破残不堪却弥足珍贵,必须用镜头记

下。我远远地拍下图书室,广播室,拍下被封锁着的知青礼堂,拍下曾经容我安身立命的农场西北角那个孤零零的方向。我竭力检索思绪之中所有的印象记忆,幸福的痛苦的悲哀的不堪回首的,破残地凝固成我的镜头语言。

多么希望再次见到知青礼堂内走出衣着简朴的青春丽影,希望听到高音喇叭里放出深情激昂的北京颂歌,它一定会让我再次热血沸腾,让我在寒风之中倾听自己青春的足音,让我感受那些春寒的彻骨,夏日的炙烤。

五年之中,我两度回到废墟般幸存于此的溇湖农场,似乎是为了寻找,却始终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寻找什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我一定不会是期待寻找荒凉和冷漠,寻找被遗弃的感觉和存在。我大概是希望历史不要这么快就老去,不这么快就被遗忘,遗忘得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汉,不知所终。

也许我的青春,我的回首实在微不足道,但我仍将努力下去,让我的努力化为今天的一种生活态度,只为毕竟曾经顽强而倔强地坚守在此五度春秋的我,只为在这里有过痛楚有过欢乐有过迷惘的我。也许,我在此犯下过许多过错,却依然可以无怨无悔;也许,我的回忆其实就不那么准确,但这完全不能左右我的信念固守。在我的情感世界里,那是永远不可被磨灭的一段人生时光。就像这片土地,可以被荒芜,被掩埋,被遗弃,但她就在这里,任何力量也不能让她消亡。

请允许我就站在这里,呵护这一切,或者和你一样,守望一堵残墙,一片荒芜。我只想在这片宁静,永远下去。



■文/王川

六塌油

镇江话中如果要批评别人做事马马虎虎,只敷衍一下就过去了,就会说:“你这是六塌油啊”,也会自嘲说:“我这是六塌油而已,不要认真”。或者直接批评说:“你这样做就行了?不

要六塌油!”这些话,都非重大的指责,而是较为轻微的批评,带有贬义。

“六塌油”三字只是我根据方言的发音来找出的字,勉强应对而已,真正的三个字应该是什么?是不是有一种油叫“六塌牌”,或者是从“六塔牌油”转来的?这是一种什么油?梳头油?花生油?黄豆油还是芝麻油?是做什么用的油?

在镇江的方言中,“六”字在很多时候都是作为“乱

解,是这个字在方言中的异读音。“六塌油”其实就是“乱塌油”。塌者,原是指陨落,也可用于作塌、糟蹋,后来移用于胡乱抹一下,写字时乱写乱画也叫做“乱塌”:“就请你随便塌两笔吧!”塌油的本意原是往某处抹油,以使其润滑利行,或是用于车辆轴上。但是胡乱一塌之后,就与原来的效果不同了,不仅油的牌子不同,后果也不同,“乱塌油”的本义就是“胡乱应付”,或者“外行冒充内行”。